



# 关东响马

虎林屯遭劫



【关东响马】

第一册

虎林屯遭劫

# 虎林屯遭劫

《关东响马》之一

原著 王宗汉  
示 琚  
改编 冯 源  
绘画 王 力  
扫描 自治州  
制作 自治州



湖南美术出版社

自治州

## 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套描写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关东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长篇连环画。全套共五册，这是第一本。

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，并命东北军张学良部也撤入关内。日本侵略军在我东三省内奸淫烧杀，惨无人道。僻远的长白山下虎林屯的和平居民也未能幸免。猎手关云天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，拉起队伍，号称带子军，走入绿林，决心与日寇血战到底，却遭到日军、汉奸队伍和绿林朋友的围剿。带子军象江湖上的孤舟，在林海雪原里飘摇……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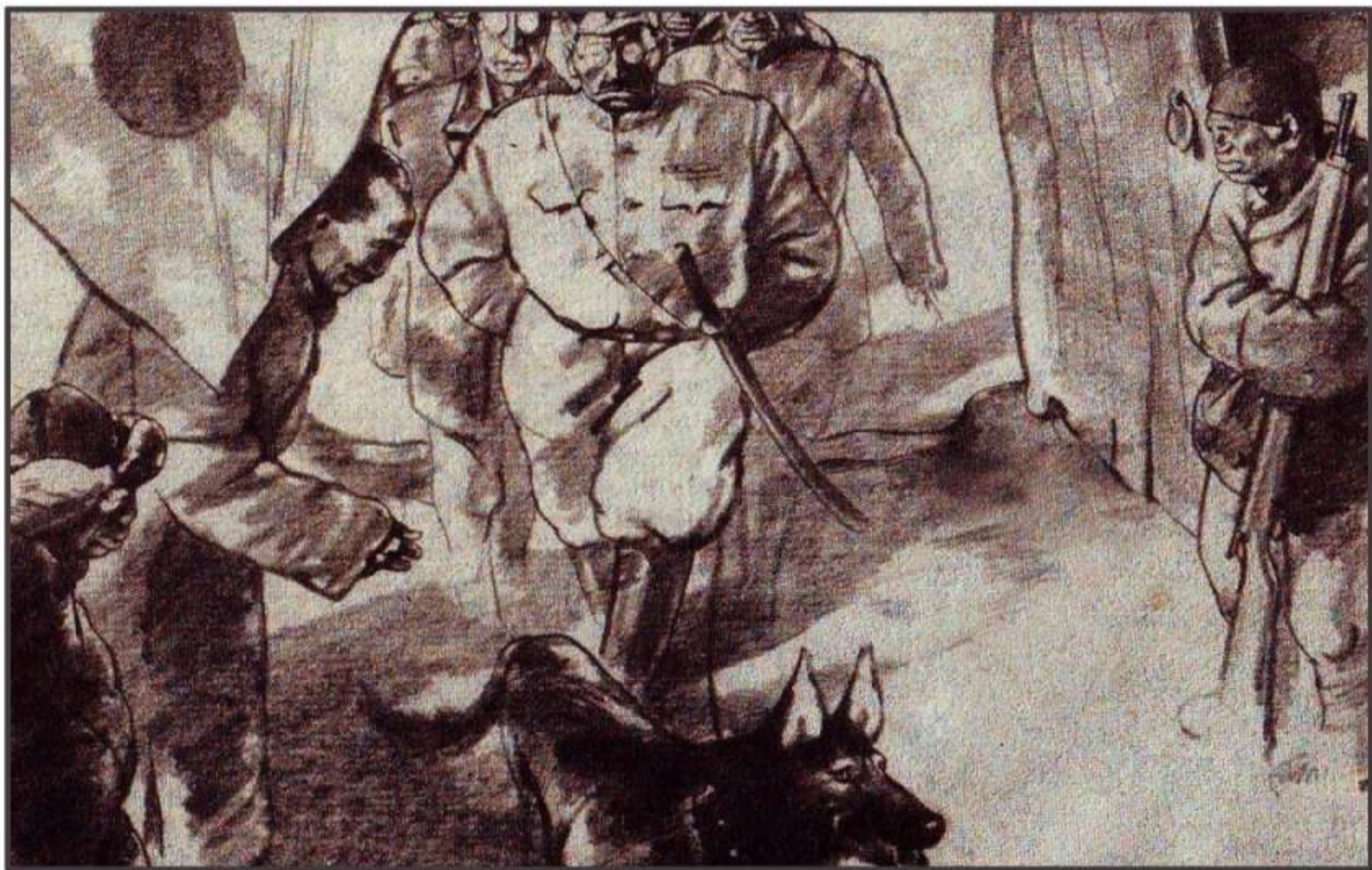
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关东军突然炮击沈阳，同时在吉林、黑龙江发动进攻。





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进行反人民的内战，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了卖国政策，命令东北军“绝对不得抵抗”。东北军奉命撤至山海关内。





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。入冬，一支日军来到长白山下的集场子镇，镇长高士家的大排队不但一枪没放，反在高士家的带领下，大开院门，归顺了日本人。





消息传到虎林屯。晚饭后，大伙儿来到村头山神庙前，怀着一颗恐惧不安的心，互相探问。老义和团麻九爷说：“看吧，和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一样，咱们中国一定得出个洪秀全。”





这时，孙家大院护院炮手张德功走来，麻九爷问：“张德功，孙家大院的人都躲到沟里去了，你怎么没去？”张德功说：“人家大粮户，跑得理当。我是个穷护院的炮手，怕什么？”





张德功又说：“告诉你们吧，我舅高士家代表日本人下了命令，所有猎户的枪都得收！”枪，是长白山人的命根子啊！关东人离了枪，拿什么打围，往后日子该怎么过？人们慌了。





“快找关云天核计核计吧！”麻九爷提议说。一呼百应，大伙一齐向关云天家拥去。关云天，是虎林屯的神枪手，有一身过硬的武艺，高超的骑术，在青年人中威信很高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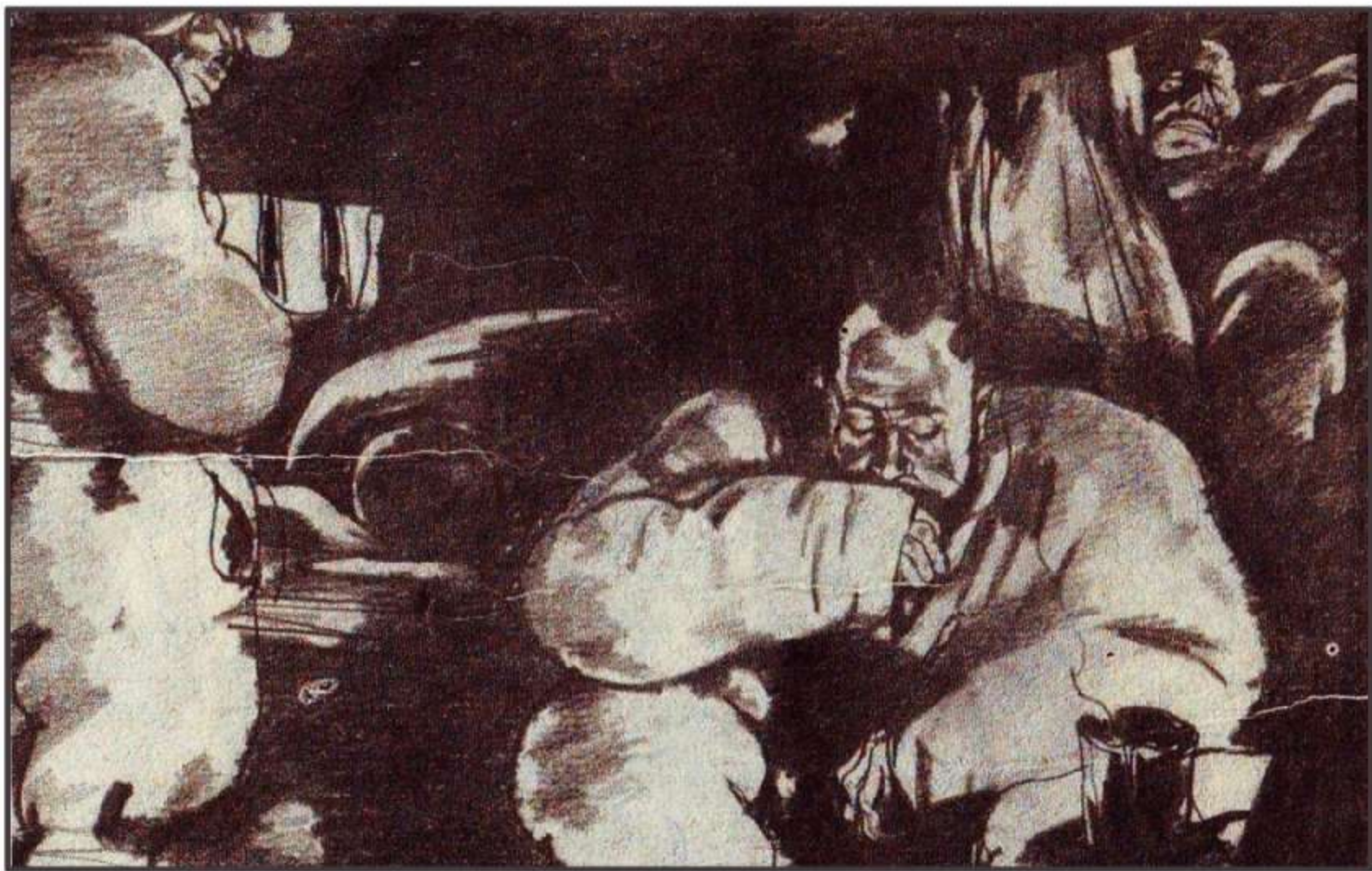
关云天也拿不出好主意，说：“不能惹还不能躲？钻山，等世面太平了再回来。”于是，他带着村中六个出名的神枪手，背上围枪，在下了场大雪的时候离了村。





他们来到野猪岭。挖人参，割鹿茸，摘熊胆，剥貂皮，取虎骨……一年过去了，背夹子装得满满的了，可从远处传来的炮声告诉他们，日本人还在，世面并未平稳。





回到窝棚里。曾当过土匪、因和匪首“草上飞”争风吃醋而下山到虎林屯落户的王二麻子唱起了关东小调：“一更里呀，月挂天边，情郎哥，打猎进了深山……”大家的心更凄楚了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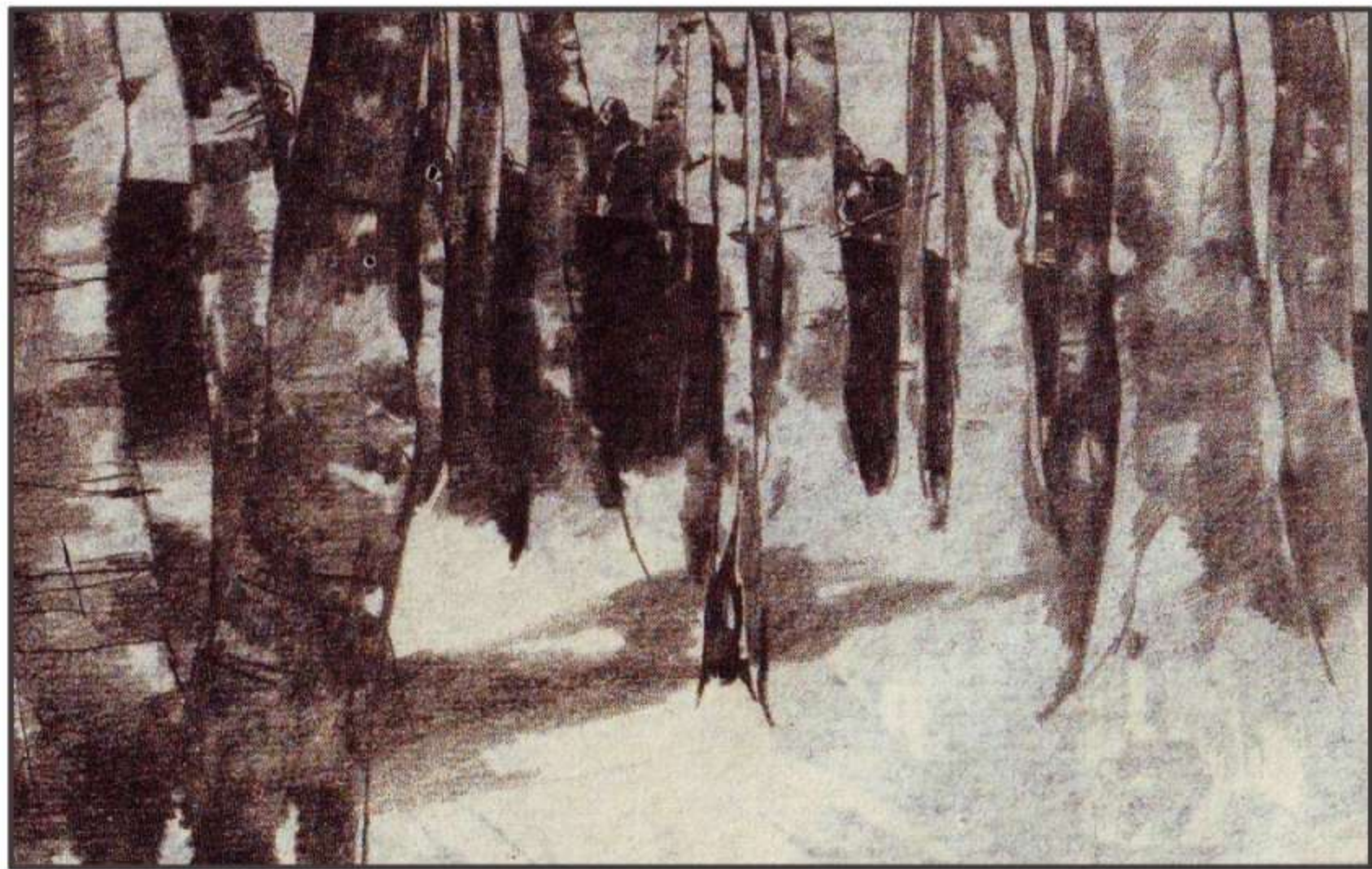
突然，窝棚外面“当当当”响了三枪。关云天抓起围枪，喊道：“不好，胡子来抢山货了。”窝棚里一片混乱，有的穿衣，有的光着身子抓枪，把枪口从窗眼里伸了出去。





关云天朝窗外喊话：“哪路朋友到了，报个字号！”对方没有回话，跟着飞过来一排子弹。关云天再喊：“山林好汉义气为重，放下家伙，有话好说！”回答的却是一梭机关枪弹。





关云天从门缝里往外一看，只见远处林子里几个头戴钢盔的人，一步步向这方走来，嘴不停地招呼：“哈牙哭，哈牙哭！”他一下子明白了：来的是日本兵。





关云天一脚踢开后窗户，喊道：“东洋兵上来了。弟兄们，快跑！”张德功、王二麻子、李德胜、马富、田瞎打一个个鱼贯跃出后窗。





关云天最后一个跳窗，就在他跃身空中时，一颗子弹飞来，打中了他的左臂。他就势一滚，下了山坡、赶上了同伴。狂风掀起大雪，覆盖了他们身后的脚印。





风还在刮，雪还在下；踏着没膝的雪，面对沉沉的夜，何去何从呢？那未来的日子又该如何应付呢？黑暗中，田瞎打问：“云天，咱们往哪儿去？”关云天摸着树干辨别方向，说：“奔家！”





他们来到一座临时搭起的、长白山人称为“地抢子”的简陋小屋前，王二麻子认识这是一伙木帮住的，便上前敲门，想弄点吃的。可是里面无人应声。





他们点燃一把干草，进门一看：啊，这里也遭到了一场洗劫！关云天见了一阵：心酸：唉——长白山人的日子全给打乱了，搅混了！这遭天杀的日本人哪！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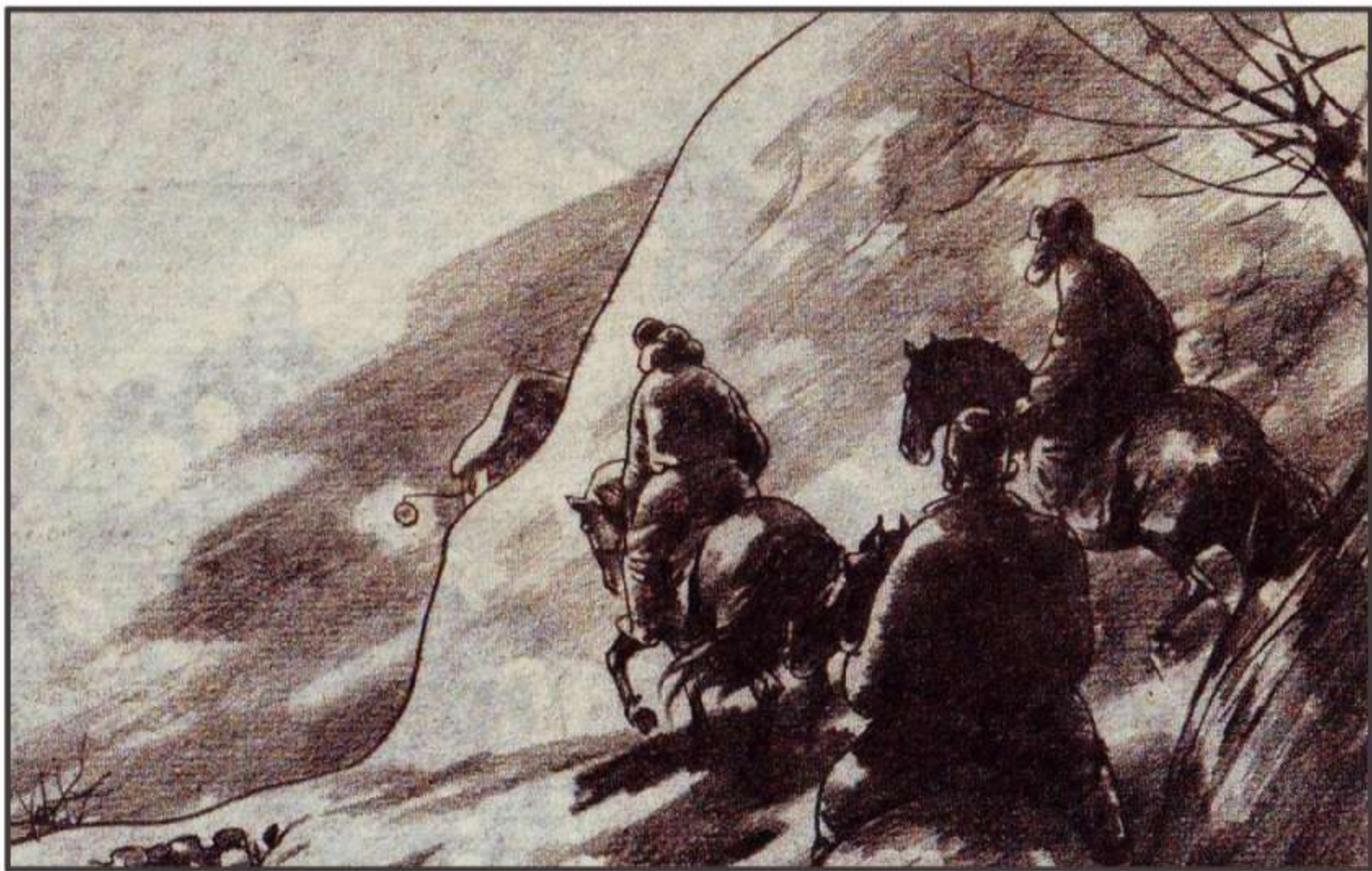
只有忍着饥饿，抗着风雪走啊！他们来到了江山屯村外沟口。突然，马蹄声传来，村西柳林里窜出几条黑影，最后是一匹雪白的马，一串铃声哗哗，直窜到炮台下的围墙下。





一阵枪声过后，炮台的枪眼里递出个血红的灯笼来，左右摇晃着。王二麻子压低声音说：“村里有行家，懂得江湖上的路数，这是要和骑白马的这一伙说话了。”





果然，双方搭话了。里面问：“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哪路朋友到了，报报山头。”外面答：“天上有雾，山头不露，快把高士家找来说话。”里面说：“他前天一早就被牟先生接回集场镇了。”





里面答话的是高家大院的管事侯七。外面的人提出要求：要侯七天亮前将十爬犁高粱，送到下哨渡口，他说：“如有差错，这就是你的脑袋！”说罢一枪，灯笼应声而碎。





几乎与此同时，白马流星一般领着十几条黑影，飞离围墙，留下一串铃声。王二麻子赞口不绝：“痛快！真痛快！可当胡子的哪有骑白马，带串铃的呢？这不招枪子儿吗？怪！”





夜，又归于平静、死寂。关云天领着大伙，悄无声息地过了江山屯，穿山越林，走出了晓林口，啊——为什么虎林屯在燃烧？火光冲天，焦味扑鼻？村里发生了什么事？





他们飞一般跑进村中，各自往自己的家里奔去。关云天家的房子塌了，火光下躺着自己的父亲，身下一滩血，显然是鬼子打死的。他妹妹也已无影无踪，连尸首也没找到！





抱着亲人的尸体放声痛哭吧！可又有什么用？人们哪！难道你们用眼泪能把烧遍关东的大火浇灭吗？





有人发现了关云天，喊道：“关云天带着背枪的人回来了。顿时，关云天身边围了一群人。关云天放下父亲的尸体，流着泪说：“父老们我对不住大家。我们回来晚了……”





一双双期望的眼睛盯着关云天，一颗颗滚烫的心向着关云天！麻九爷提着当年闹义和团的大刀说：“云天！打围靠山，捕鱼望海！全屯人都指望着你哩！”





这是信赖，是期望，是求生的呼喊！关云天再也忍不住了，跳上一块碾砣，喊道：“安分守己的日子过不下去了！英雄好汉上梁山是被逼的！开门见山一句话。有种的，咱们拉出去！”





麻九爷站到关云天身旁，大刀一挥：“路指明了，话说透了，有跟关云天走的，站过来！”底下一阵乱，有要溜走的，有被女人拉住的，大多数站过来，问：“国有名家有姓，你报报山头！”





关云天解下宽腰带说：“关东人腰扎带防寒增暖！如今世道逼得咱抱团，让这条腰带把咱们系在一起。闯出去，大家活个痛快；闯不出去，大伙死在一块。山头报了：带子军！”





立即有人递过一根放山挖人参用的索利棍，关云天把腰带系在顶端，高高举起：“山头立了，旗也挑了，乡亲们别让我山上没树，旗下没人呀！”受尽了侵略者铁蹄蹂躏的人纷纷聚集旗下。





“人往高处走，鸟往亮处飞。想活命的跟我张德功走，投奔高士家去，到那里要什么有什么，愿吃肉喝酒的，跟我来！”地主家的护院炮手张德功一声喊，李德胜和马富的弟弟马贵等人便跟了过去。





李德胜的老婆李七嫂领着孩子，追上李德胜，要跟他一起去。李德胜赚累赘：“这是什么时候？爹死娘嫁人，各人顾个人。”说罢一推。人们哪，是为了什么？连亲骨肉也不要了？





“高士家降了日本人，你们跟鬼子来烧我们、杀我们吧……”关云天在喊。一个姑娘也在喊：“哥，你回来打我们的时候看准哪，枪子儿别打着妈！”一部分人停下了，马贵也被他哥拉回了村。





关云天领着乡亲们。在山神庙前掩埋了亲人的尸体后，跪在坟前，悲惨地说：“爹，妹子，死去的乡亲们！你们奔西天大路放心走吧！我关云天豁出脑袋来，也要报上这血海深仇！”





“弟兄们！说干就干，上路！”关云天一声吼，十七条好汉都站起来，要登程了。乡亲们却都跪着，麻九爷望着关云天说：“云天，你们就忍心这么走了？乡亲们靠谁去？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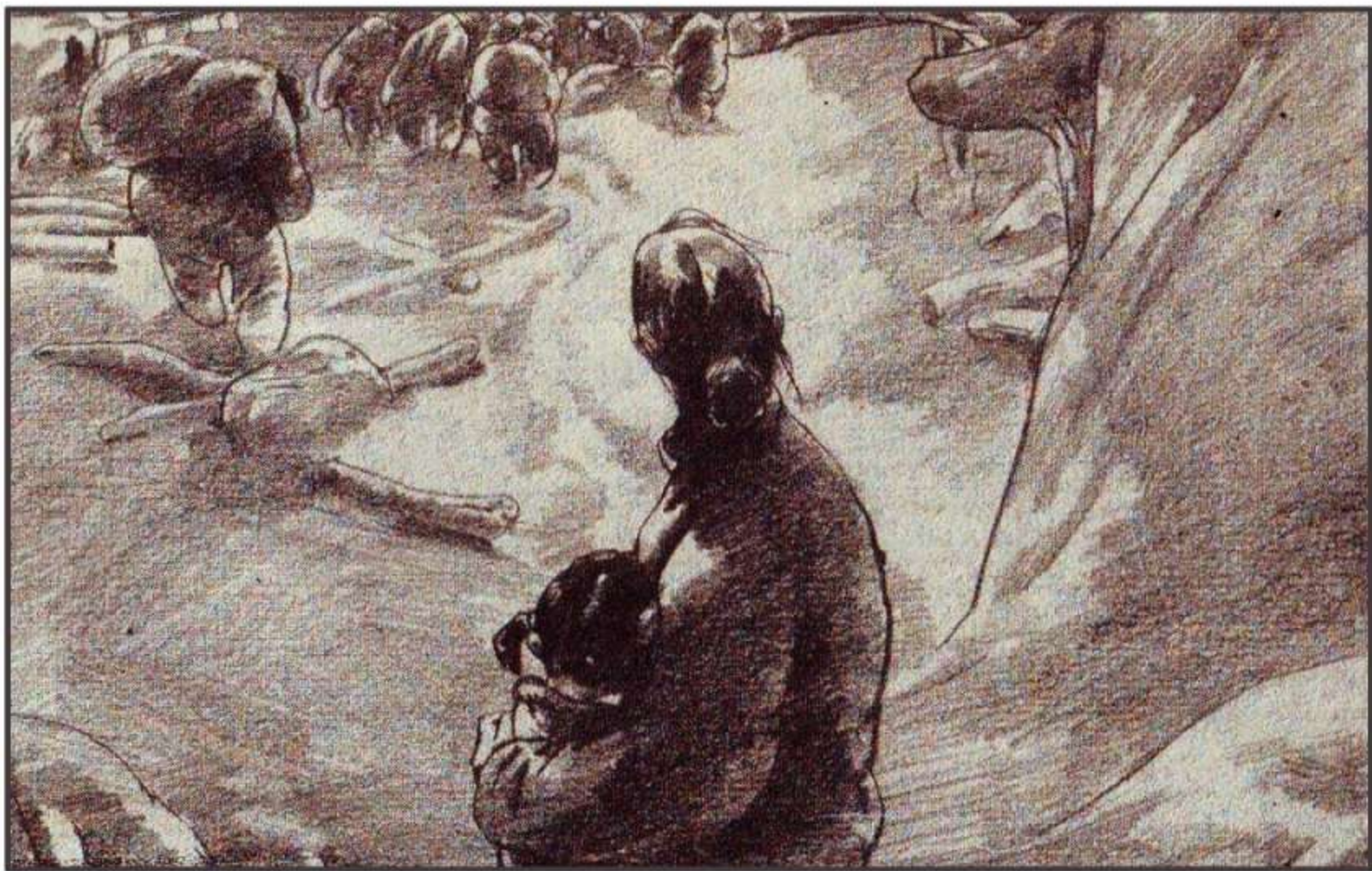
关云天挽起麻九爷，止不住热泪双流：“一块儿走！有我关云天在，就有乡亲们在！我要作出半点伤天害理的事，九叔！你拿这枪把我盘了！”说罢，他单腿一跪，把手铳递给麻九爷。





麻九爷接过手铳，把当年杀过洋鬼子的大刀递给了关云天：“好。云天，我老了，这刀你接着使吧，用它去劈外贼，砍内奸！”





火光中，孤零零地站着李七嫂和她的女儿。她们茫然地望着就要离乡背井的乡亲们，却不敢跟上去。丈夫投奔了高士家，就成了关东人的敌人，她怎么敢、又哪有脸跟关云天走哩！





关云天跑了过来，他一手拉着李七嫂，一手搂着孩子，说：“走，一块儿走吧。上有天，下有地，我关云天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！”





人们走了，一步一回头，这是他们生活了几辈子的家呀！今天离开了，什么时候还能回来？要记住，那土堆下躺着自己的亲人哪！





人们踏着厚厚的积雪，迈着艰难的步履，在黑夜里默默地走着……人们可以这样生活下去吗？鬼子来了能用这几支烧火棍似的套筒子，去护住这七十多条命吗？关云天心里搅翻着。





他与麻九爷、王二麻子、田瞎打和马富一商量，决定兵分两路。一路由麻九爷、马富率领，拉着粮食去野猪岭木帮住的地抢子安营扎寨；一路亲自带领拿枪的小伙，驾着爬犁去闯青石镇。





马爬犁箭似的上了松花江的冰道。太阳一竿子高时，他们发现前面出现三个人和他们肩上的围枪。关云天一声令下，对准马屁股就是两鞭子。爬犁带起一溜雪粉追了过去。





关云天打了一声呼哨，爬犁上的人一齐跳了下来，亮出手中的家伙。这三个人不是别个，正是张德功、李德胜和三牛。李德胜和三牛惊呆了，冲关云天喊了一声“大哥”，便跪了下来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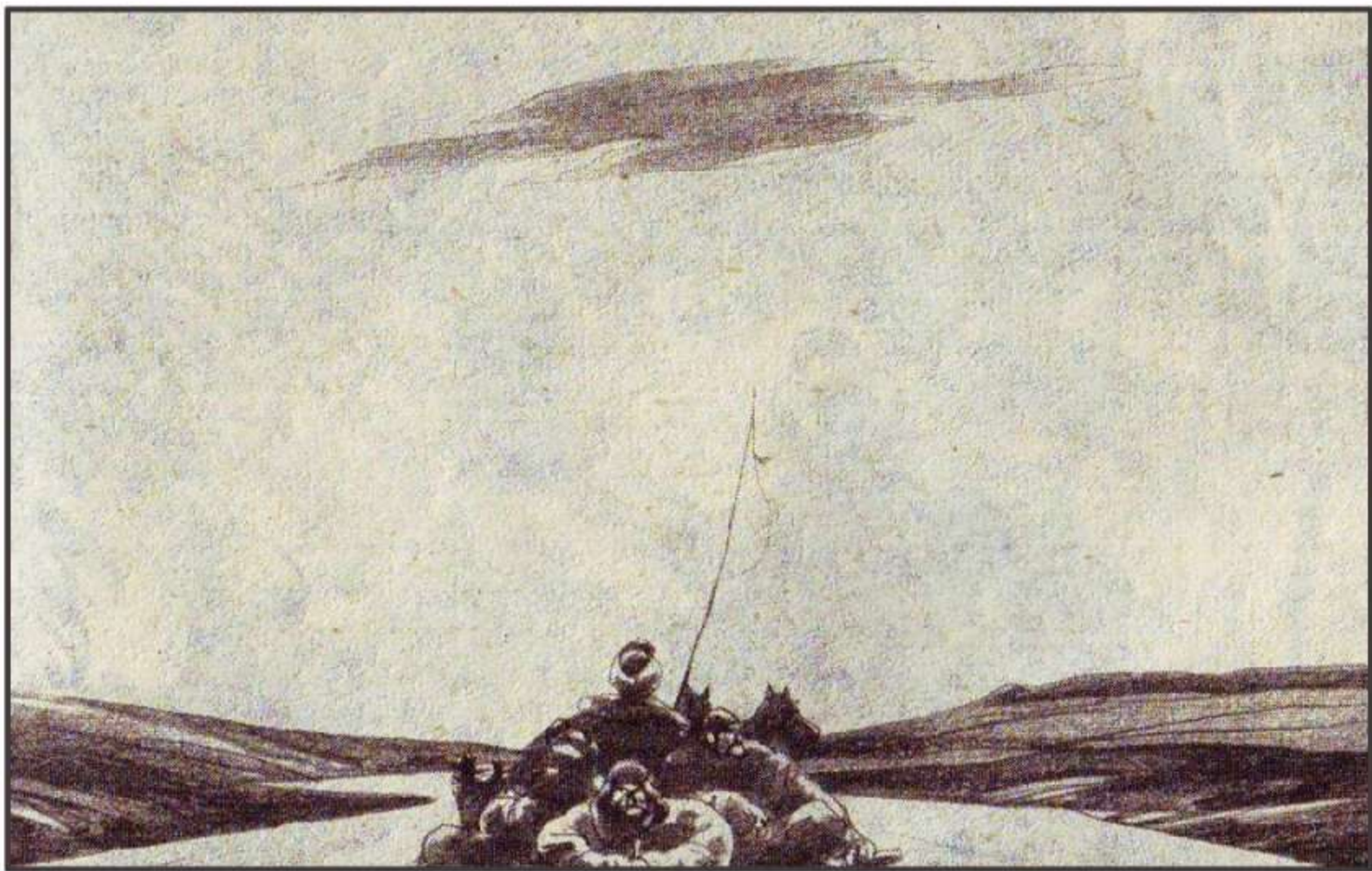
关云天挽起三牛，拉起李德胜：“快起来。都是屯里的乡亲兄弟！”张德功壮起胆子问：“刚拉起队伍，就拿我们哥仨当开山票吗？”





关云天双手抱拳：“今天求到哥几个头上了，得委屈一下。”王二麻子把这三个人一个个捆了起来。关云天对田瞎打说：“大哥，你和姜三守着他们，跑了一个，咱们的事要坏。”





田瞎打和姜三把张德功三人押进了老林子。关云天领着王二麻子、马贵、青河、大秋几个人；重又上了爬犁。这支初生的响马，首次在江湖上扬起了征帆。





他们来到日本兵占领的青石镇。在十字路口，关云天发现“顺德当”的门前围了一群人。一阵锣鼓过后，人群里飘起一个男人的高腔。关云天明白，这是个拉洋片的。





“往里边瞧哇，往里观，看完了上片再看下片。那洋鬼子骑着一匹卷毛马，手使大刀的他叫洪秀全……”在日本人占领区，敢唱洪秀全杀洋鬼子，是个好汉！关云天禁不住叫起好来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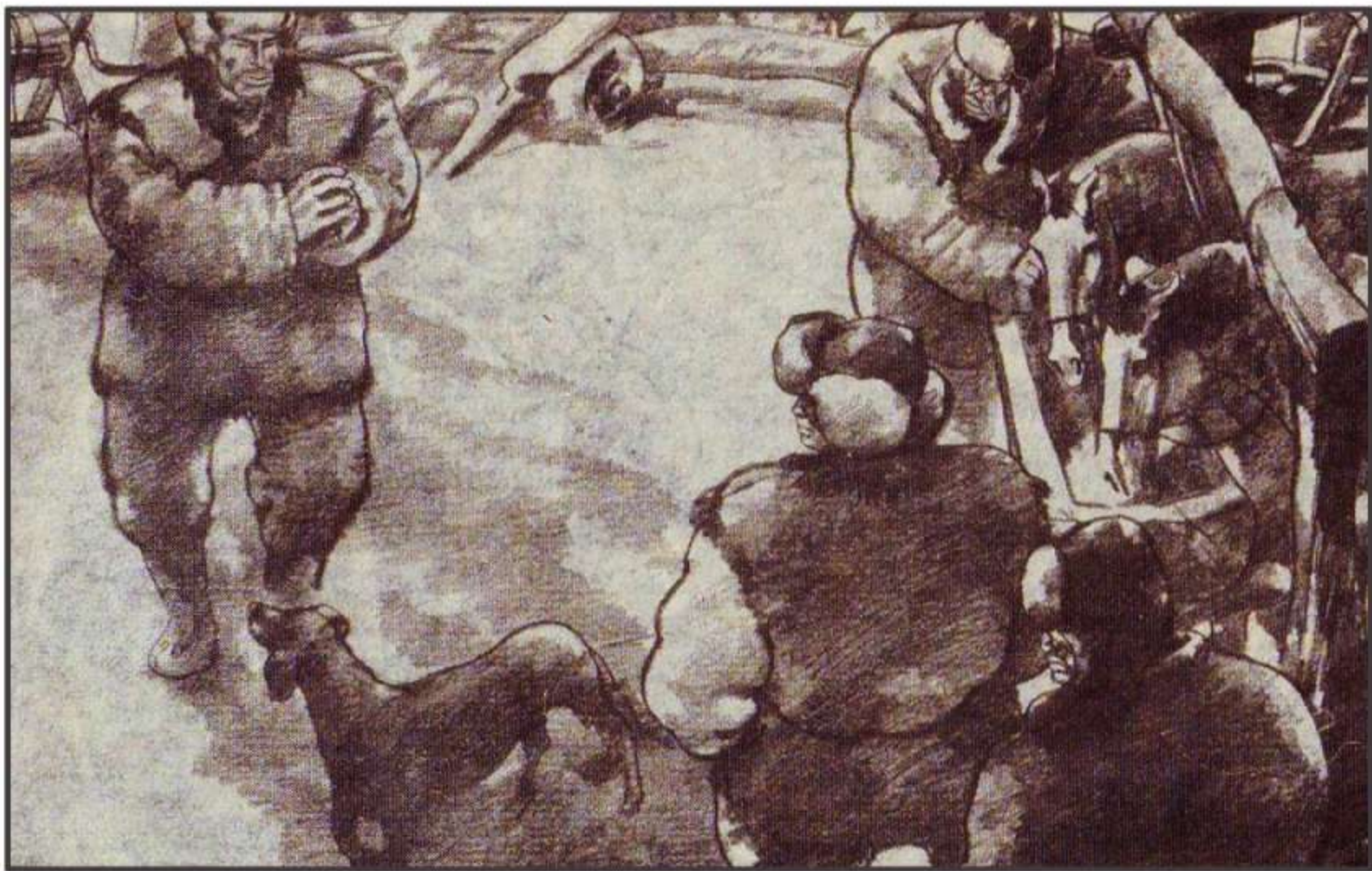
正在这时，镇街上响起了锣声，接着一小股马队跑过来了，为头的小个子喊道：“散开散开！大刀会眼看就要进街了，还在这看热闹！拉洋片的，收摊吧。你是要钱还是要命哪？”





人们散了。关云天等人赶着爬犁进了大车店。王二麻子和马贵拾来槽子，拌上草料，一边喂马一边与关云天说话：“真不走运，咱头趟出山就碰上大刀会打街。”





关云天说：“听说大刀会闹得声势很大，一个个刀枪不入，专跟鬼子干。我今天要亲眼见一见。”他话音未了，拉洋片的走了过来：“谢谢兄弟刚才给哥哥捧场叫好。清到店房里唠。”





关云天的弟兄们在店房北炕坐下了。拉洋片的带关云天进到一个单间里，上炕坐下，屋里一个戴眼镜的女人即提一壶水来。拉洋片的问：“兄弟你们这是到哪里去？”“跑趟买卖。”





拉洋片的一笑，拍着关云天受伤的肩头说：“你这手可不是打算盘的。”关云天皱了皱眉，右手扶住了左肩。拉洋片的忽见那肩头渗出的血迹，吃惊地问：“兄弟，你这是……挂花了吧？”





关云天想要否认，拉洋片的已上前拉开了他的衣领：“哎呀，伤得不轻。白洁！”那女人立即打开皮包。包里装了各种药物和棉纱、胶布。“原来，她是个大夫。”关云天心想。





白洁边给关云天洗伤口边探着山东口音问：“是日本鬼子打的吧？”关云天感到奇怪：“嗯：你怎么知道？”“三八枪子弹打的嘛！”白洁说着，从伤口里夹出一颗带着鲜血的子弹头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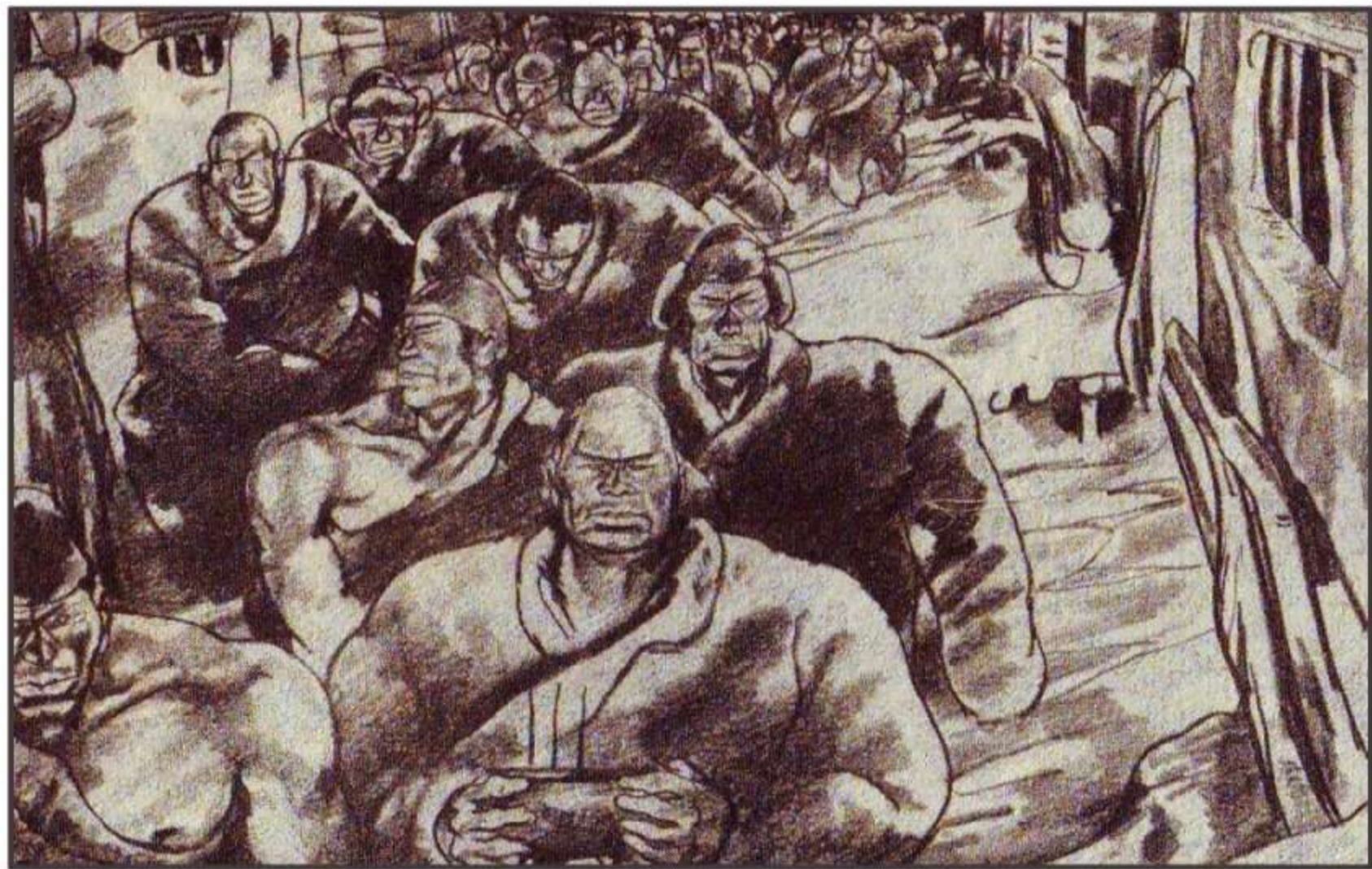
关云天感到奇怪：这么个太太竟深通枪林马上的事。拉洋片的说：“刚才你跟那位大哥说话，我也听到了。你我都敬佩洪秀全，才能唠到一块去。如今国家有难……”





刚说到这，突然外边传来一片震天的喊声。店房里人声鼎沸，纷纷跑了出去。拉洋片的一拍大腿，说：“糟了，他们真动手了！”说罢就往外跑。关云天也紧跟了出去。





关云天和壬二麻子跳到草栏子顶上，只见镇子两边，大刀会人山人海，呐喊着向镇子靠近。走在前面的是手捧香炉的大法师。个个脸上都涂了五颜六色。





大刀会在大法师带领下，向阎家烧锅接近了。关云天握住怀里的枪说：“怎么样？插进去给大刀会助助威！”不知何时拉洋片的插了上来：“救国救民不能凭热情，他们……”





一语未了，突然阎家烧锅的大炮台里响起了机关枪。大法师倒下了，大刀会的勇士们也跟着一排排倒下了。石铺的镇街上流满了鲜红的血。可是大刀会仍然潮涌般地压了上去。





机关枪的火力太猛，大刀会退到大车店的院子里，要组织第二次进攻。拉洋片的迅速跑进院子，冲受伤的大法师喊：“杜大法师！”“噢？林青，你倒先来了了一步。”





拉洋片的叫林青，是杨靖宇游击队的。本来游击队和大刀会等四家联合袭击青石镇，由游击队到镇里摸清情况再动手。不料大刀会为夺枪支弹药，没按计划办事。





林青劝说：“游击队联合三家合击青石镇，绝非为了几支枪，几担粮。如今国难当头，大家应当抱成团，联成线……”杜大法师不理林青，一意孤行。





大刀会一声吆喝，第二次冲了上去。林青望着那些去送死的山民，如箭穿心。关云天见了激动地拉住林青的手，悄声说：“大哥，够条汉子！小弟关云天和大哥交个生死朋友。”





林青把关云天拉到一边：“好。你报报山头。”关云天把带子军的情况讲了，林青说：“天一亮鬼子一定会搜镇，你们得连夜离开。我得马上回游击队向杨靖宇将军汇报。咱们后会有期！”





林青从墙豁跳了出去。关云天目送林青，心里决定：事不宜迟，得马上召集弟兄们，连夜离开青石镇！





他们足足走了一天，来到集场镇。关云天吩咐说：“进了镇子，先到吉顺栈住下吧。”“找你那相好的去？”王二麻子调笑道。关云天没有说话，二兰子的身影占据了她的脑海。





二兰子是吉顺栈店东佟老六的二女儿，每天既帮父亲料理店中杂事，也帮大师傅田二炒菜做饭。关云天每次赶集卖山货都住吉顺栈。常来常往，两个青年人就有了那么一点意思。





这年夏天，关云天到镇上卖了山货，第二天回家时，进了滚马岭的西沟，想顺便打两件猎物。忽然，一苗五品叶的参花出现在眼前，他便把猎枪当素利棍戳到地上，大喊：“棒槌！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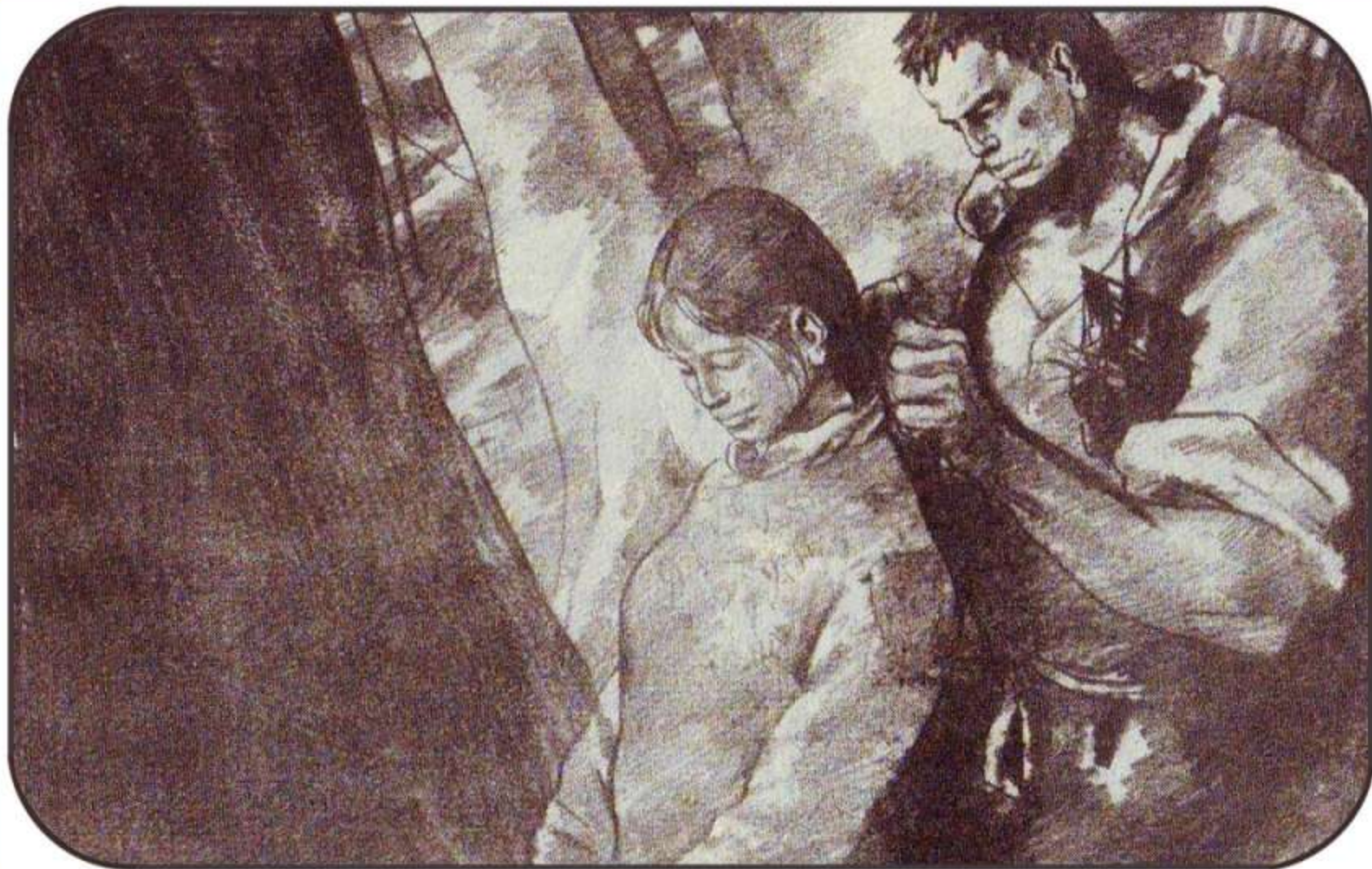
什么货？”竟有人按放山号子接应了。关云天兴奋地答道：“五品叶！”不料接应他的正是二兰子。按放山规矩，挖人参须事先用红线把参茎绑上。关云天望着二兰子说：“我没带红线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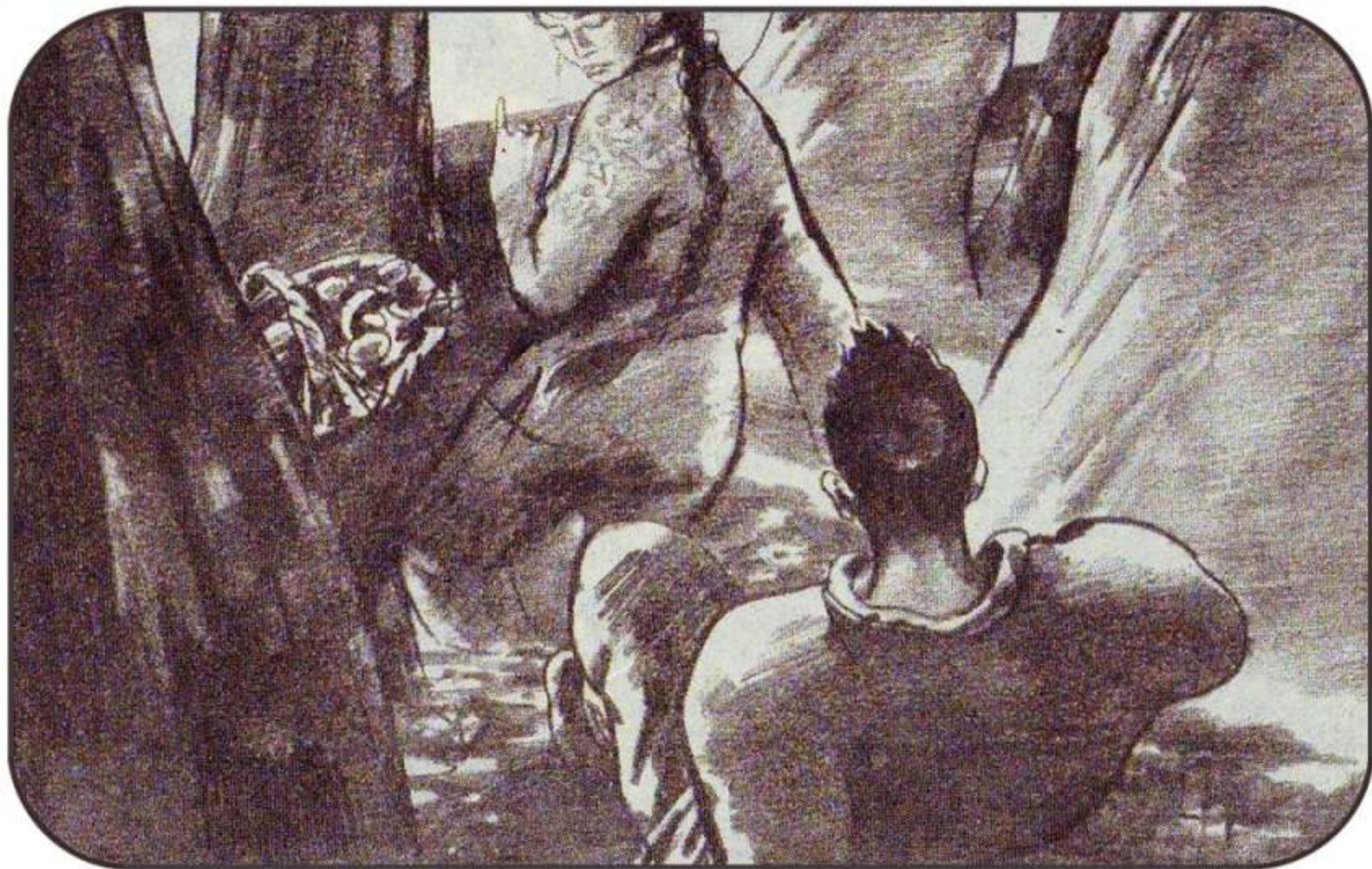
二兰子解下红头绳，递给关云天。关云天在参茎上绑上头绳，点着蒿柴，开始慢慢去挖那人参。二兰子则按放山的规矩，用一种叫老母猪的大叶子，往关云天脸上煽烟，驱赶蚊虫。





关云天用树皮把挖出来的人参包好，拿起头绳向二兰子走去。二兰子转过身去，关云天明白，这是让他为她扎头绳，便一言不发，把树皮筒夹在腋下，为二兰子扎起头绳来。





在那个年代里，一男一女离得这样近可真是少有的事，何况心中早已盟发了爱情的火苗。关云天冲动了，一把抱住了二兰子。姑娘猛一回身，用力甩开关云天。





关云天没有防备，摔倒在地上，人参也甩出两丈多远。他望着姑娘那倔强的神情，心中的火焰顿时熄灭了。可是二兰子咯咯一笑，上前拣起人参，重新用树皮包好，默默递给关云天。





姑娘的笑声和神态鼓舞了关云天，他一跃而起，一把将二兰子搂到怀里。二兰子一动也不动，喃喃地说：“嗯，你搂得好紧呀！”然而，她却更紧地搂着关云天。





两人不再说什么了，在山野里一直呆到天明……多么原始，多么粗野，然而又是多么真挚，多么热烈的爱呀！





就在关云天回忆往事的时候，爬犁已不知不觉进了吉顺栈。关云天象到了自己家一样，卸了牲口，拴在槽头上，领着一伙人向店房走去。刚刚挑起门帘，他一下惊得呆住了。





三间筒子房，住满了高士家的大排队。有人认出了关云天，喊道：“嘿，关炮！听说你们钻野猪岭发财去了？”关云天一边应酬，一边想：张德功被捆在山上，老子拉山头他们不会知道！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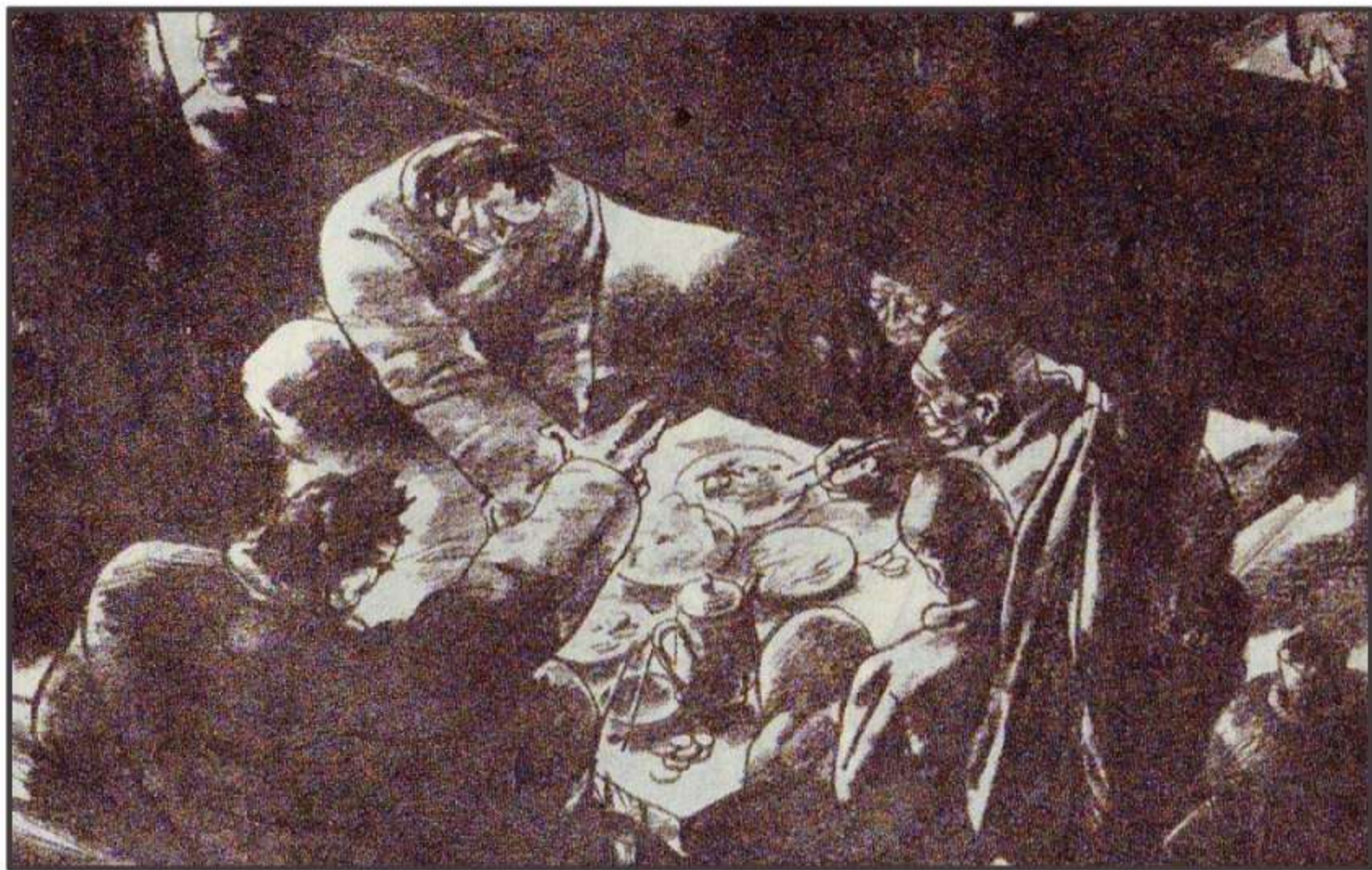
关云天把弟兄们安顿在西头的单间里，独自走进伙房。田二正在炒菜，二兰子在灶下烧火，一见到他，惊喜不已。二兰子用围裙擦着手说：“一年了。整整一年了，你怎么才来？”





关云天把立山头成立带子军的事告诉了二兰子和田二，要田二炒几个菜，烫点酒给王二麻子等五人送去，然后对二兰子说：“帮我个忙，把家里所有的银元都借给我，用完就还你。”





关云天回到单间，如此这般地向弟兄们交待了一番。随即田二送来了酒菜，二兰子拿来了银元。于是，他们又是碰怀，又是让菜，又是划拳，又是喊笑，把银元弄得哗哗响。





响声传进筒子房，大排队的人听了馋得直咽唾沫。有人提议：“弟兄们，关炮钻了一年山，发了大财。今儿得把关炮的腰包掏干了再让他走出吉顺栈。”说着，哗啦一声把牌九撒在炕上。





关云天从门缝里看得清清楚楚，听得明明白白，便走进筒子房。大排队的人立即把他拉住：“关炮！摸两把。”关云天故意推让，大排队的人更来劲了：“关炮，发了财不认人了？”





关云天装作无可奈何地把王二麻子叫了出来为他把场。他们赌兴正浓时，传来高士家的声音。关云天为了不与高士家打照面，对王二麻子说：“你帮推两把，我拿钱去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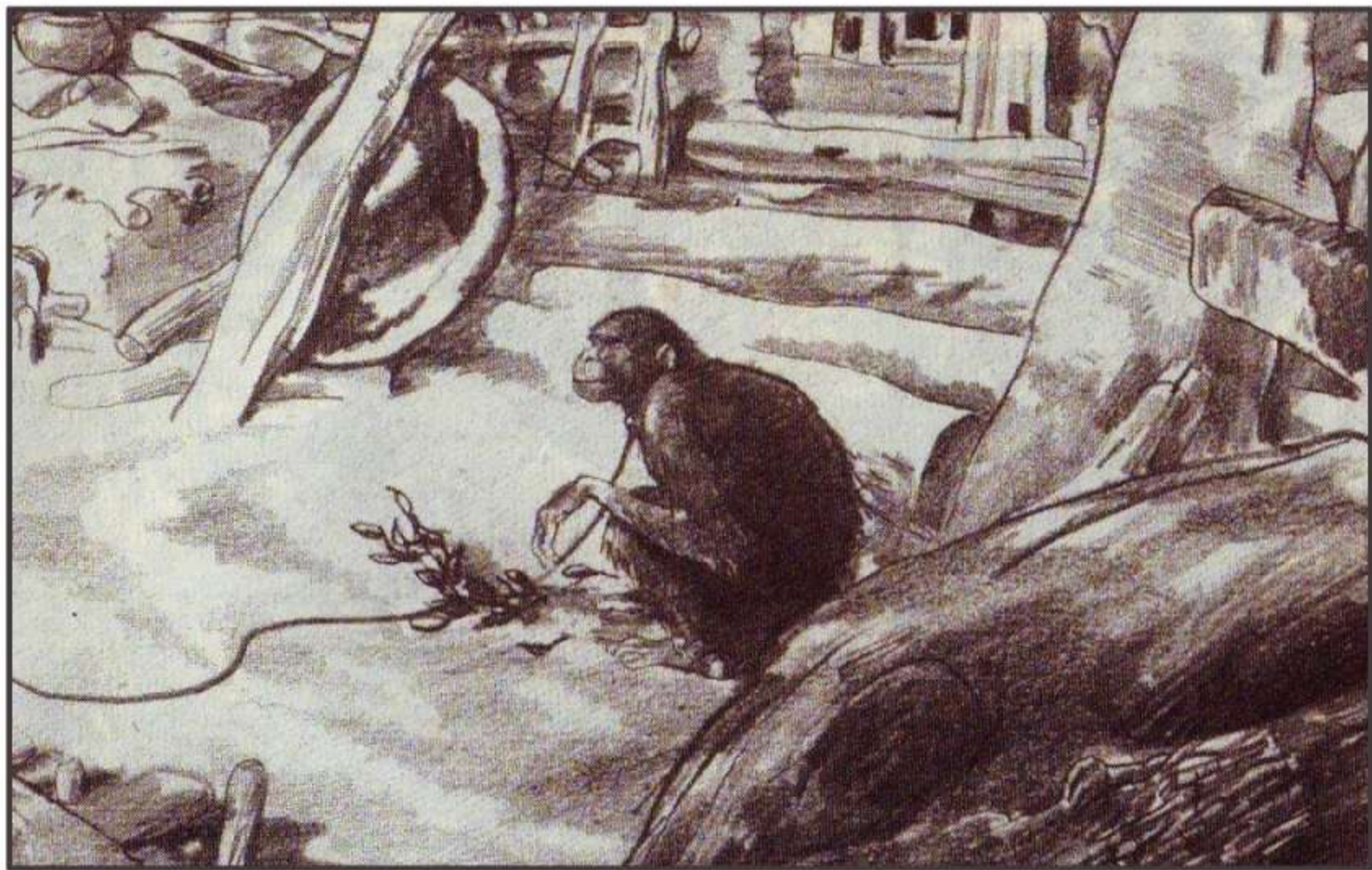
关云天走进里面的单间，用手捅破窗纸向外一看：只见高士家牵着个猴，迈着方步走到筒子房外，把猴脖上的铁链儿往窗棂上一挂，让猴留在房外，自己跨进了筒子房。





大排队的人见高士家来了，纷纷让坐。高士家说：“弟兄们接着玩！可夜里睡觉得警觉点，听到梆子响，都带着家伙上炮台。哏，枪怎么不挂在墙上？店里住了杂人没有呀？”





关云天怕高士家发现王二麻子，便捅破窗纸，将房檐下挂着一串干辣椒摘下，向猴子扔了过去。那猴见了，一把接过。





贪吃的畜牲张口就咬，辣得吱吱怪叫。高士家闻声跑出，见状大笑：“这猴多能！那么高的辣椒串，他竟抓下来了！”一个叫牯子的大排队员奉承道：“猴是暖物，想吃颗辣椒暖身吧！”





高士家托起猴子走了。关云天重新回到赌桌前，在喊声与笑声中赌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把手中的银元一把把地流到大排队的兜里。牯子喊道：“关炮没现钱罗！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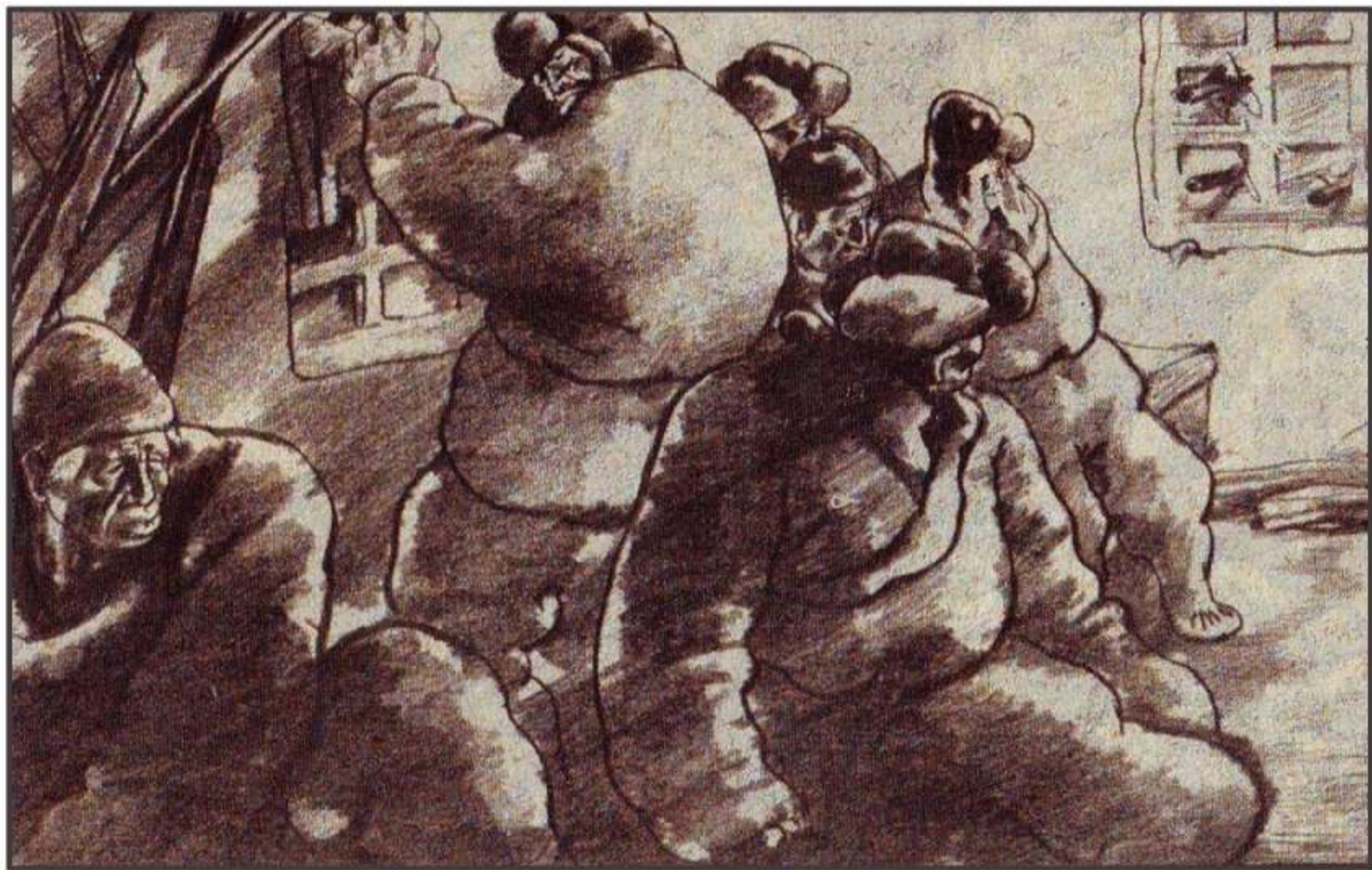
“谁说没现钱，”关云天从怀中掏出狗头腰别子，说：“把话挑开了，我这次来，为找各位借几条枪用。我一不落草为寇，二不拦路劫财，是因为被日本人逼得没活路了，就跟鬼子斗一斗！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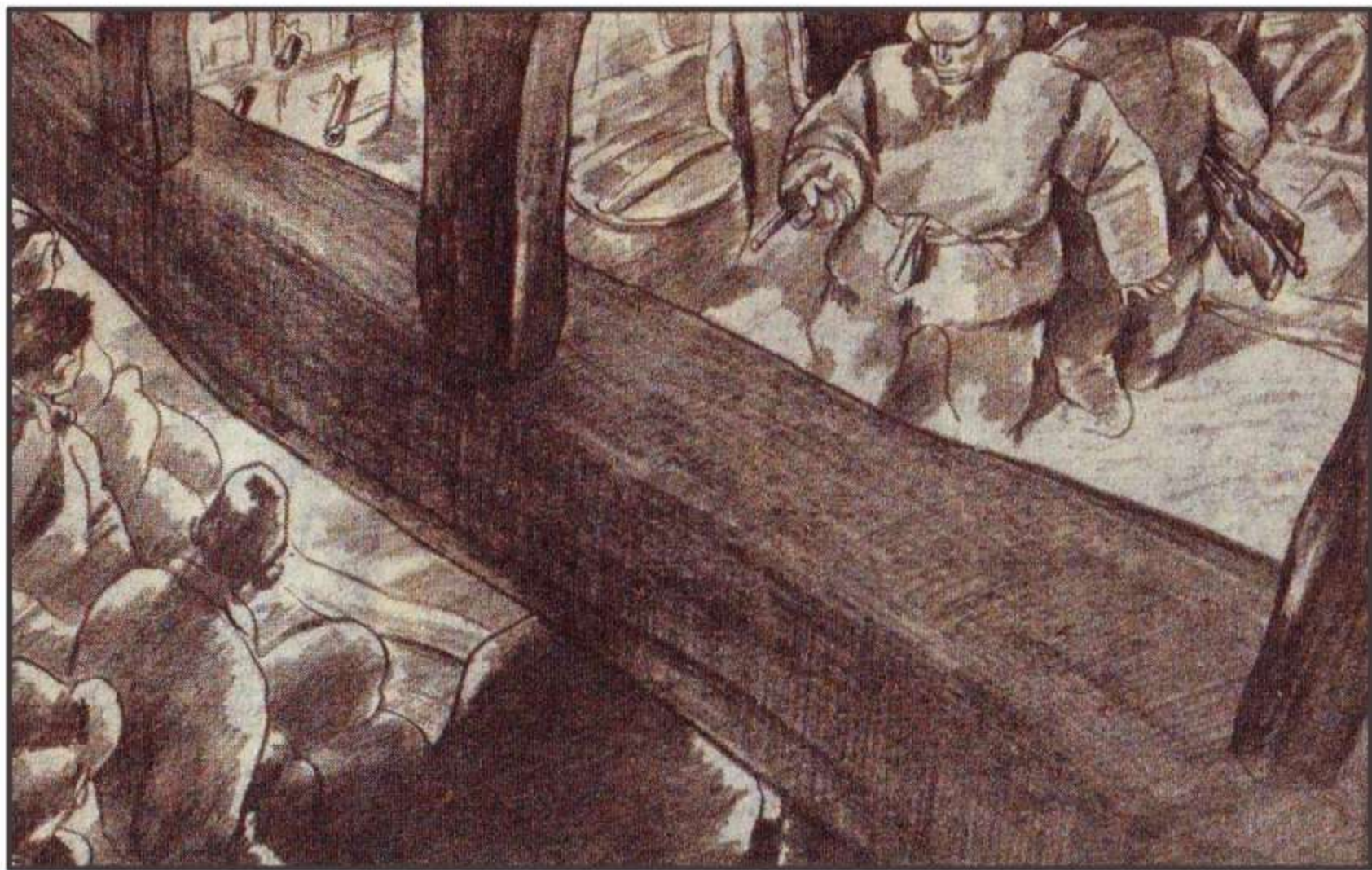
忙子不识时务，回手去摸墙上的枪。关云天大喊一声：“来人，给他们支上！”  
随着一声回答，前后窗户纸被捅开了，从窗眼里伸进来三个乌黑的枪筒子。





王二麻子趁机跳上炕，从墙上摘下了连珠枪。





王二麻子抱着连珠枪，走出筒子房。关云天随其身后，一步一步退出店房。可是，前后窗户伸进来的枪筒子一直没有撤走，屋里的人都盯着那乌黑的枪口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



关云天退出店房，直到确定屋里没有动静后，才大步向店门口走去。忽然，黑暗中闪出二兰子，关云天掏出包银元交给她：“这是你的钱。兰子，我不能去看你爹了，等下次……”





“下次是哪年哪月的事？世道这么乱，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，你也放心？”二兰子眼里含着泪花，悲怆的语调里，包藏着乞求与哀怨。关云天刚要回话，大门外传来催他走的喊声。





关云天跑到大门外，刚要上爬犁，二兰子追了上来：“我也去。”关云天叹口气说：“不行。山上七十多口人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冰天雪地，我怎能让你……”突然，炮台里传来梆声。





不能再耽误了，关云天跳上爬犁，对二兰子说：“兰子，我关云天不是那没情没义的人，等日后混好了，我骑着大马来接你。”他话尤未了，王二麻子对准马屁股猛地打了一鞭。





他们没遇到任何阻拦，来到镇北白云岭。奇怪的是只听见梆子响，却不见其他动静呢？于是，他们在月光下清点起战利品来，关云天拿了把大镜面匣子枪，六轮子归王二麻子，还有十四棵大连珠枪。





马爬犁来到青石镇北的树林里。可是田瞎打和姜三不见了、张德功、李德胜和三牛也没影了，树底下扔着割断的小梢绳，雪地上乱杂杂的满是脚印。关云天高声呼喊：“老田大哥！”





就在这时，集场镇方向传来了枪声，高士家的大排队顺着脚印追来了。关云天含着眼泪呼天喊地：“我关云天命不济，乡亲们也跟我遭了罪。国恨没雪，家仇没报，却丢了俩弟兄……”





田瞎打等人到底到哪里去了呢？原来就在关云天与田瞎打分手的那天晚上，大刀会攻打青石镇，路过这里，遇见他们。杜大法师硬逼着田瞎打、姜三和张德功等人入伙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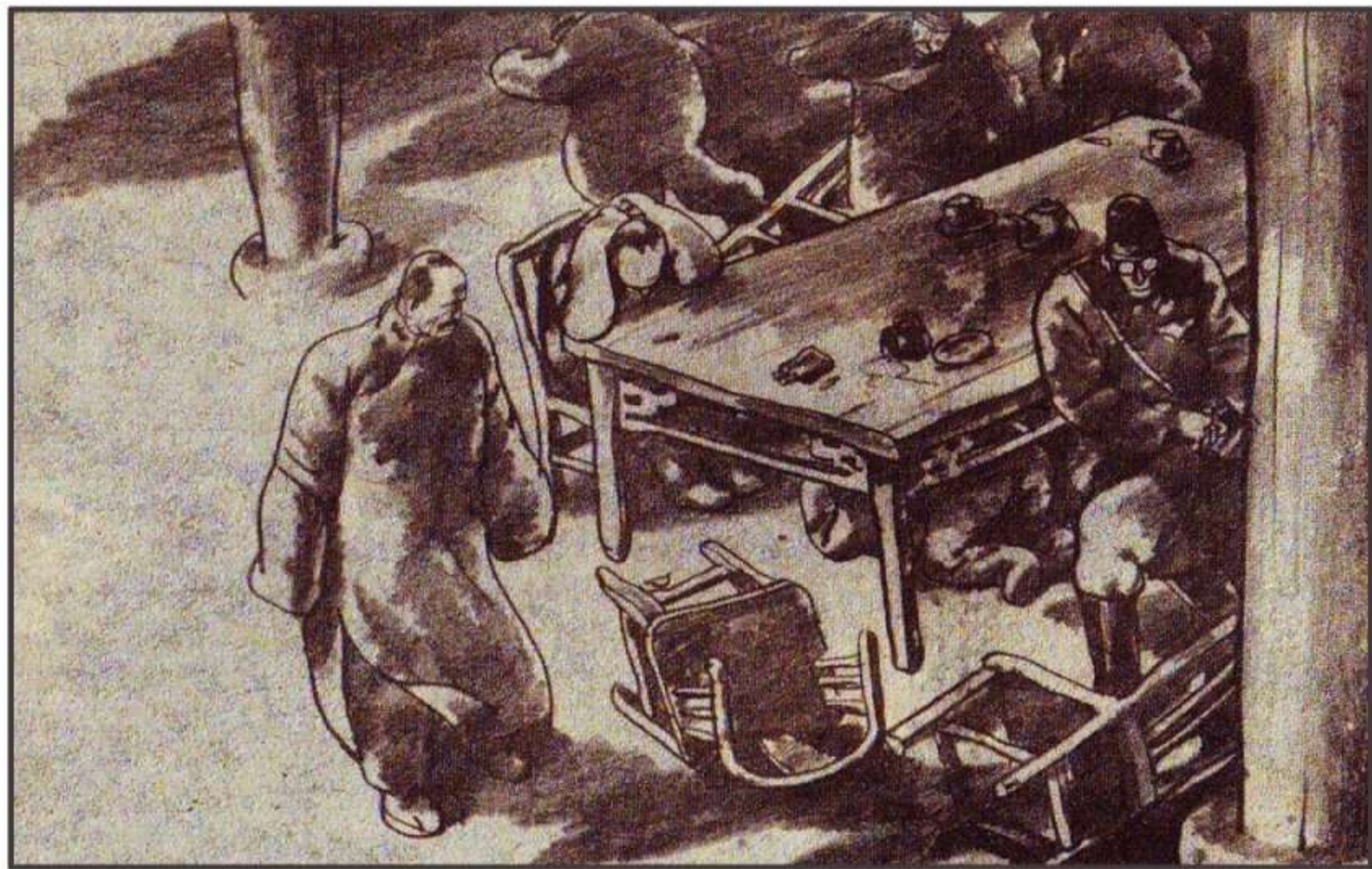
大刀会攻打青石镇时，张德功趁机带着李德胜和三牛，偷偷溜走，就在关云天与二兰子告别的时候，他们来到了集场镇高士家的炮台下，投奔高士家。护院炮手以为大刀会来了，没命地敲梆子。





这时，高士家正在高家后院祠堂里召开“联席会议”，商量成立维持会，摊钱买枪。到会的除集场镇的头面人物外，还有一个是从东北军跑回来的牟连长和一个穿洋服的日本翻译老焦。





二兰子的爹佟老六因与高士家是连襟，所以也被叫来了。高士家刚讲了个开场白，炮台的梆声传来，顿时，这伙集场镇的头面人物乱了手脚。高士家的小老婆大洋马吓得钻了桌子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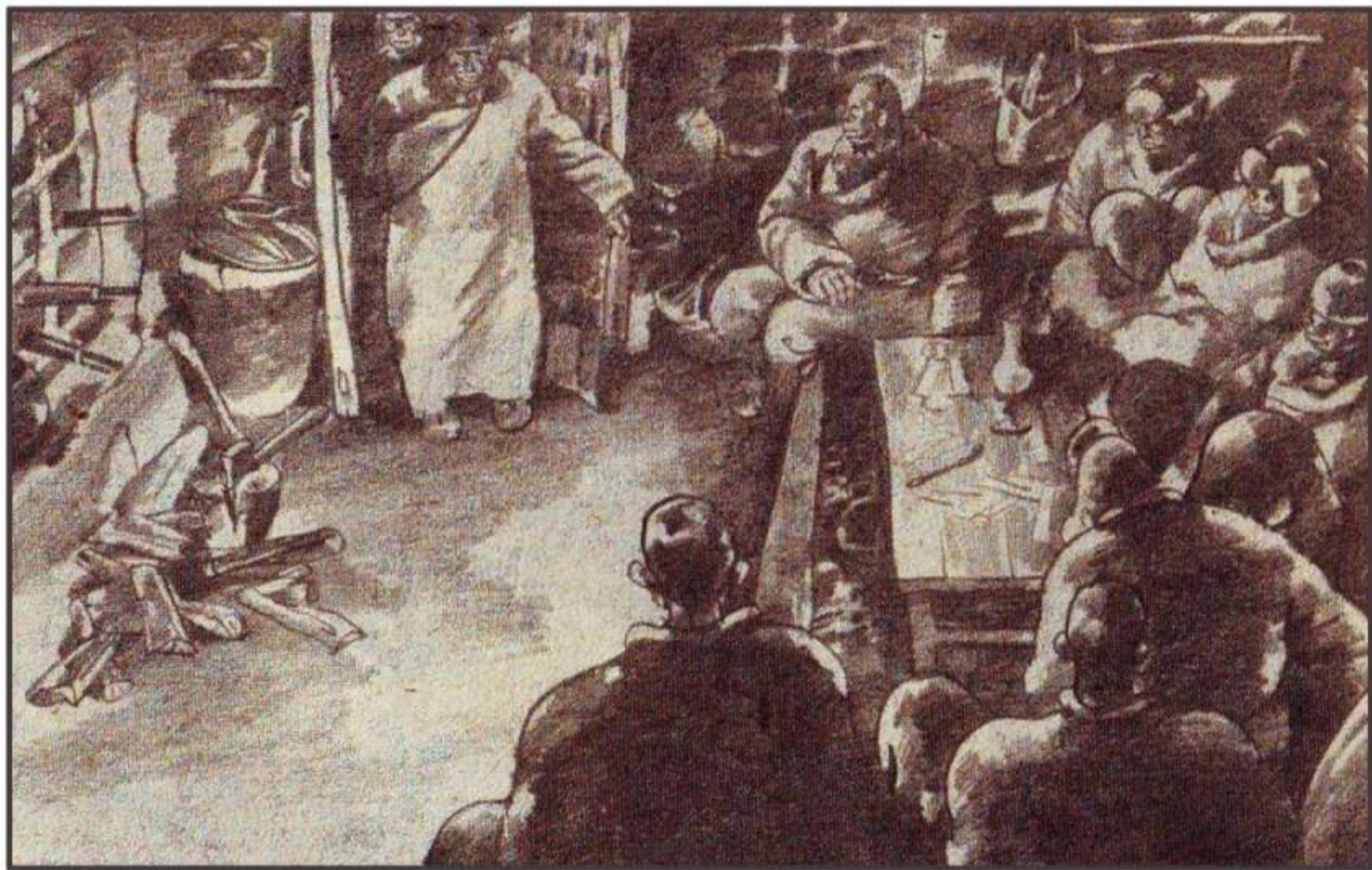
高士家登上炮台，与张德功搭上了话。高士家是张德功的舅舅，张德功便把前前后后的事向舅舅哭诉了一遍。高士家半信半疑，命头炮侯七去开门，说：“大家眼盯着点，有动静就开枪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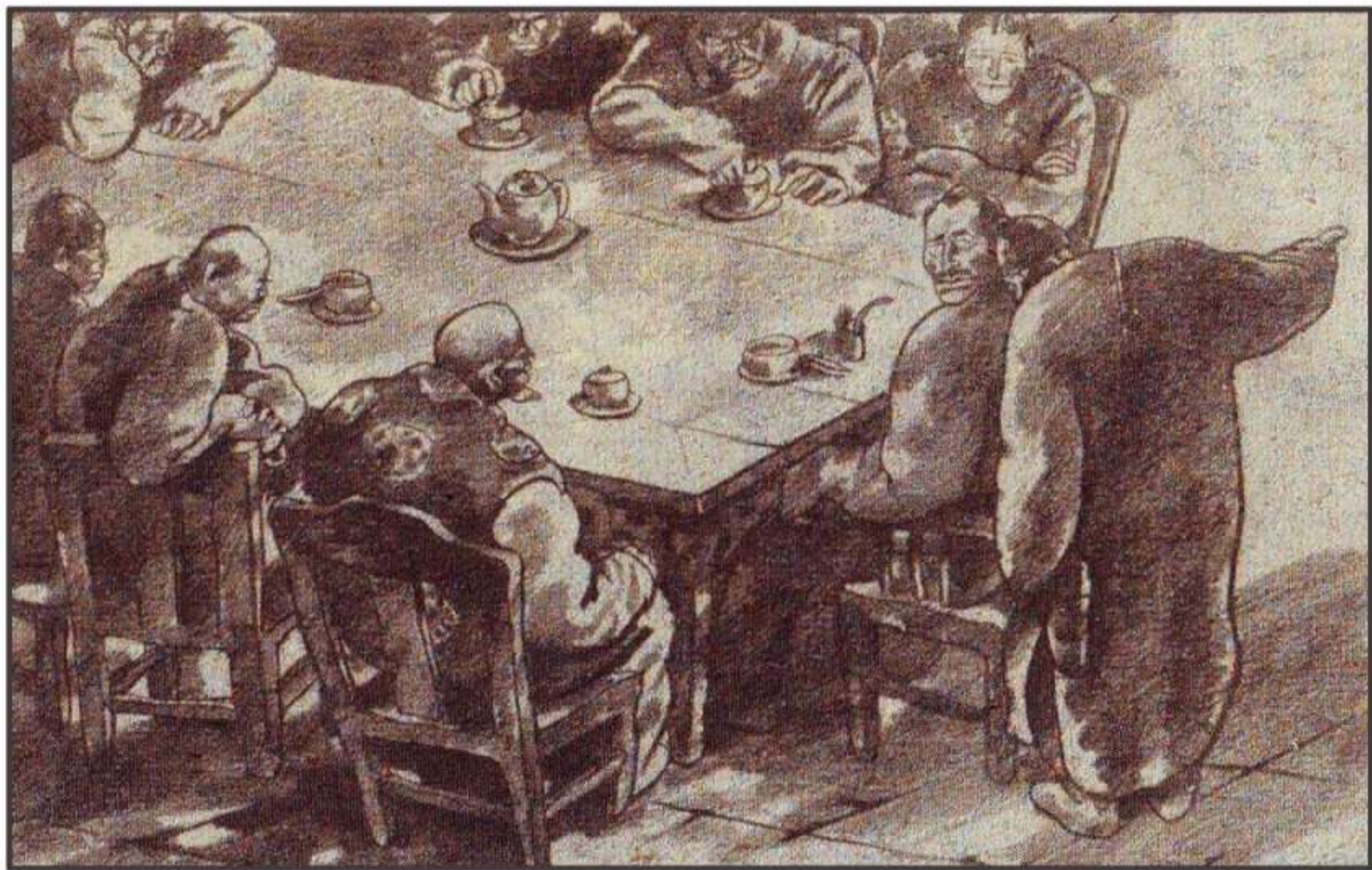
张德功等人进了炮台。让高士家恼怒的却是梆子敲了半天，住在吉顺栈的大排队没有行动！每月三块大洋一个白发了？他命侯七带人去察看，而后再继续他的联席会议。





侯七来到吉顺栈，只见大排队的人在炕上傻坐着，三支破枪，支撑在窗外。带子军人撤了枪没撤，大排队的人不摸虚实，白白让关云天用三杆破洋炮，换走了十几棵大连珠。





侯七忙来向正在开联席会议的高士家报告。大排队丢了枪，象一把乱麻堵住了高士家的嘴，使他摊钱买枪不好张口。高士家一边命侯七带人去追带子军，一边派人去抓为带子军做了饭的田二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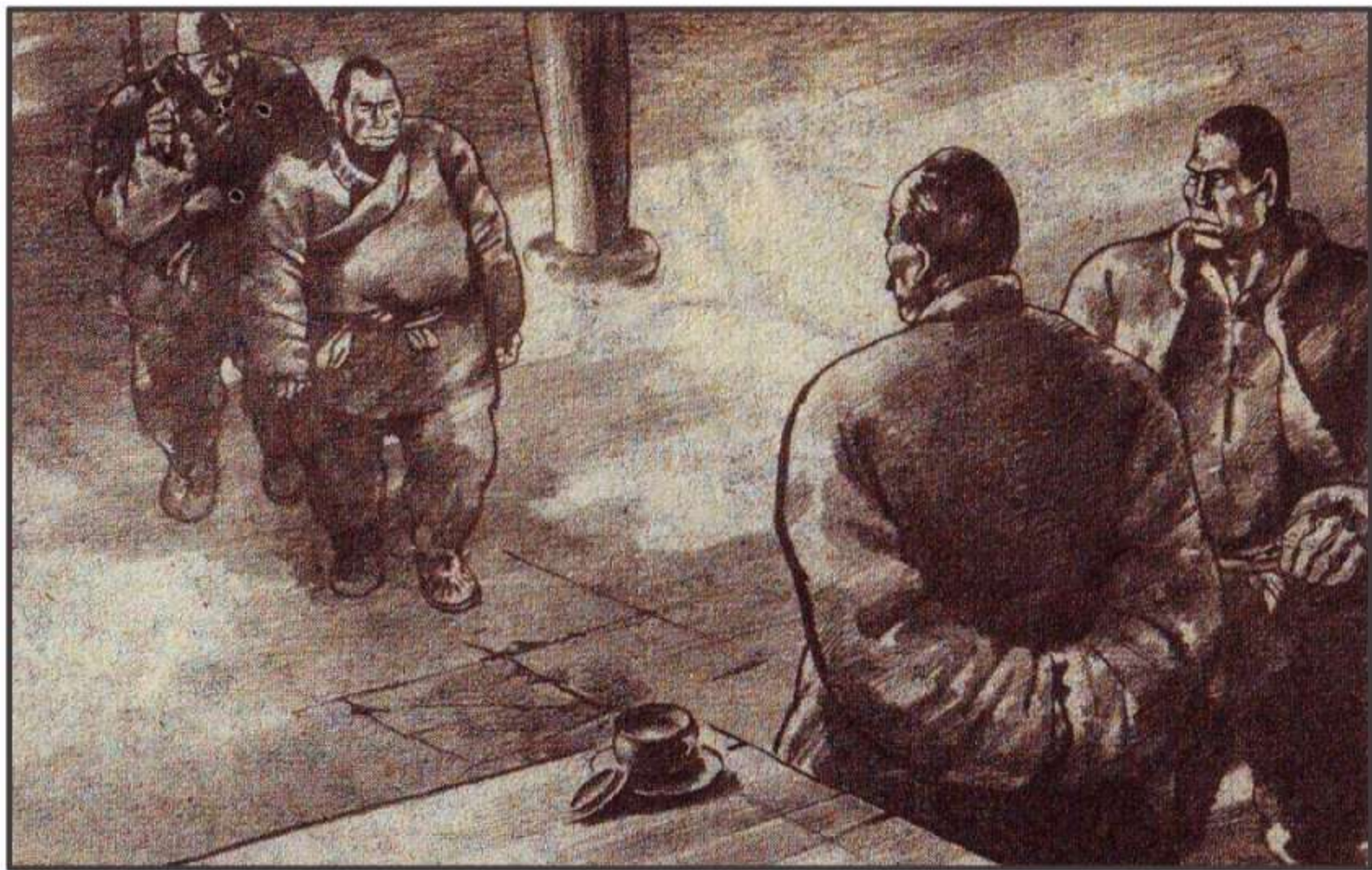
田二被抓来了。他说：“高队长，我们大车店历来住宿带饭。我也不知道关云天立了山头哇。”高士家问来问去没问出个名堂，一摆手说：“先把他押到碾房里锁起来。”随即宣布散会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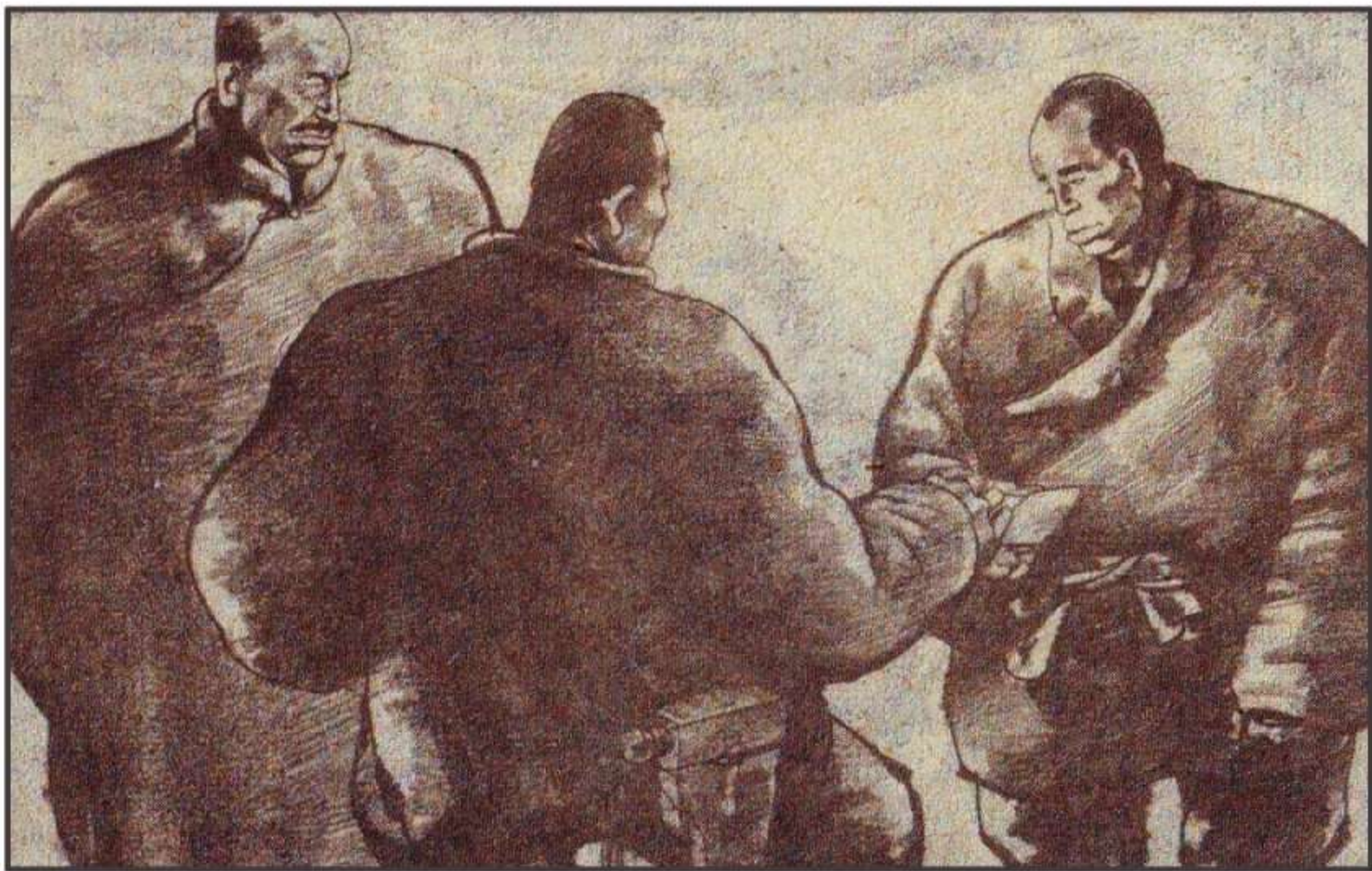
高士家把牟连长和日本翻译老焦让到上房，恰好张德功正在这里和大洋马说话。他们策划对付带子军的阴谋。熟知关东胡子内情的张德功说：“这事找殿臣准有办法。”





殿臣是关东响马的梟雄，手下有四五千人马。四天之后，高士家求殿臣给关云天写了封信，叫人把田二带到厅里：“你私通胡子，本应交日本人治罪。念你是乡亲，请你给关云天送信，将功赎罪吧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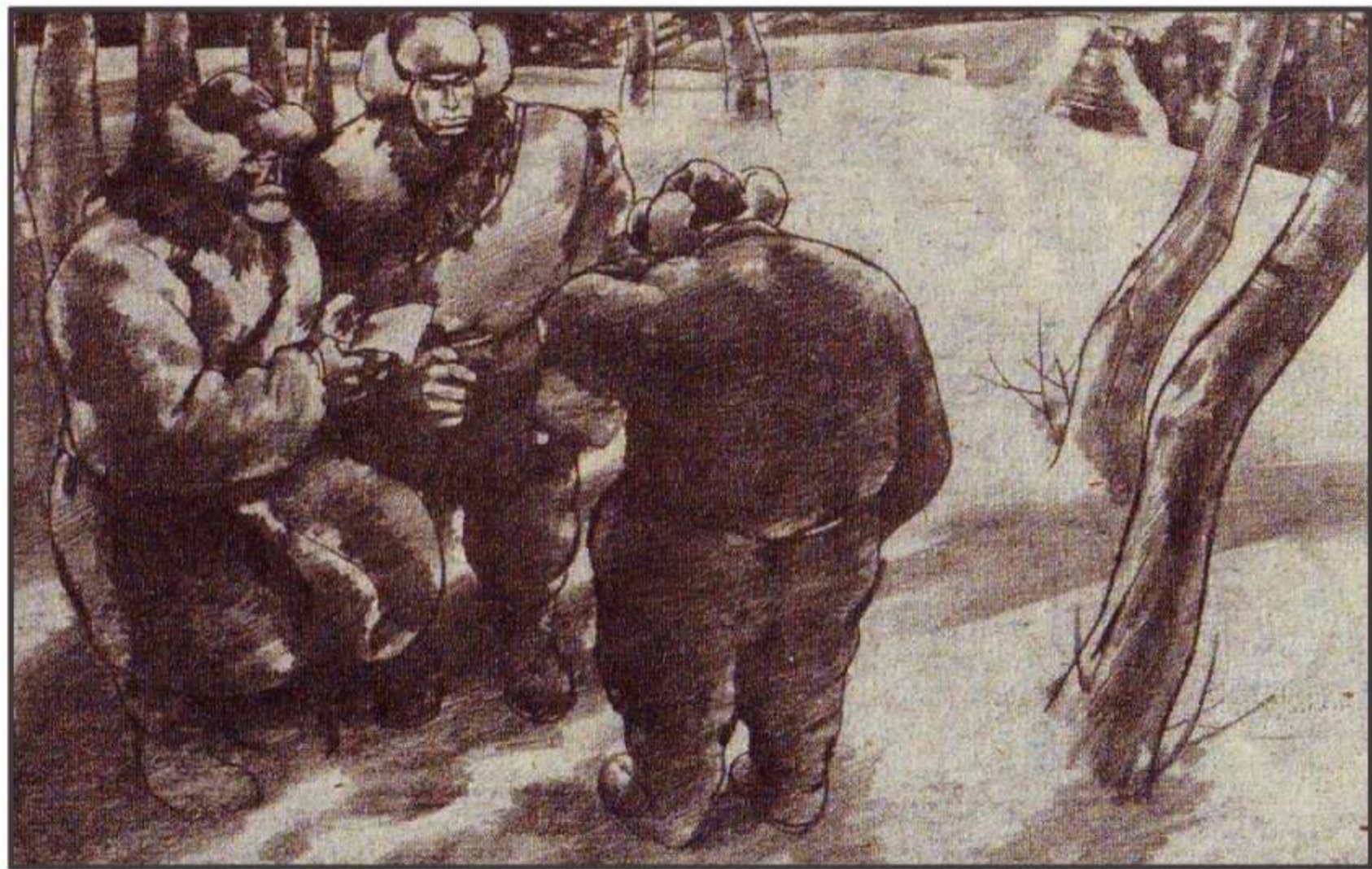
田二不敢接信，说：“我上哪儿去找关云天哪！”张德功接过信，塞到田二手中：“野猪岭。吴把头的木帮窝棚空着，关云天十有八九是到那里住下了。别说二话，快给我走！”





老实的田二百般无奈，只得上路了。他离开镇子时，突然二兰子从墙角闪了出来：“二哥，你出来了？”田二点了点头：“让我去给云天送信。”二兰子听了，掏出个小包：“你把这给他捎上。”





几天后，田二来到野猪岭，把信交给关云天。麻九爷接过念道：“带子军首领关云天，限十天内将大排队的所有枪支弹药原数交来，过期缴械。殿臣。”





田二劝关云天赶快带着人远走高飞，免得吃亏。关云天为难地说：“怎么走法？带子军除了32个能背枪的，其余老的老小的小哇！不过二哥，当着弟兄，先别把真情露出来。进棚吧。”





他们进了窝棚。唉——战争打乱了关东人的宁静生活，为了求生，人们也顾不得男女有别的旧习了。大家认出田二，热情地迎了上来，问长问短。





关云天把麻九爷、王二麻子和马富偷偷叫了出来，商量对策。最后决定：今天半夜，关云天带着能背枪的132人躲出殿臣管辖的地盘。其它老小，去投亲靠友，由麻九爷负责。





田二要回去了，关云天说：“二哥，你对高士家说，我答应把枪送给殿臣。”老实的田二难过地没说什么，把二兰子捎的小包交给关云天就告别上路了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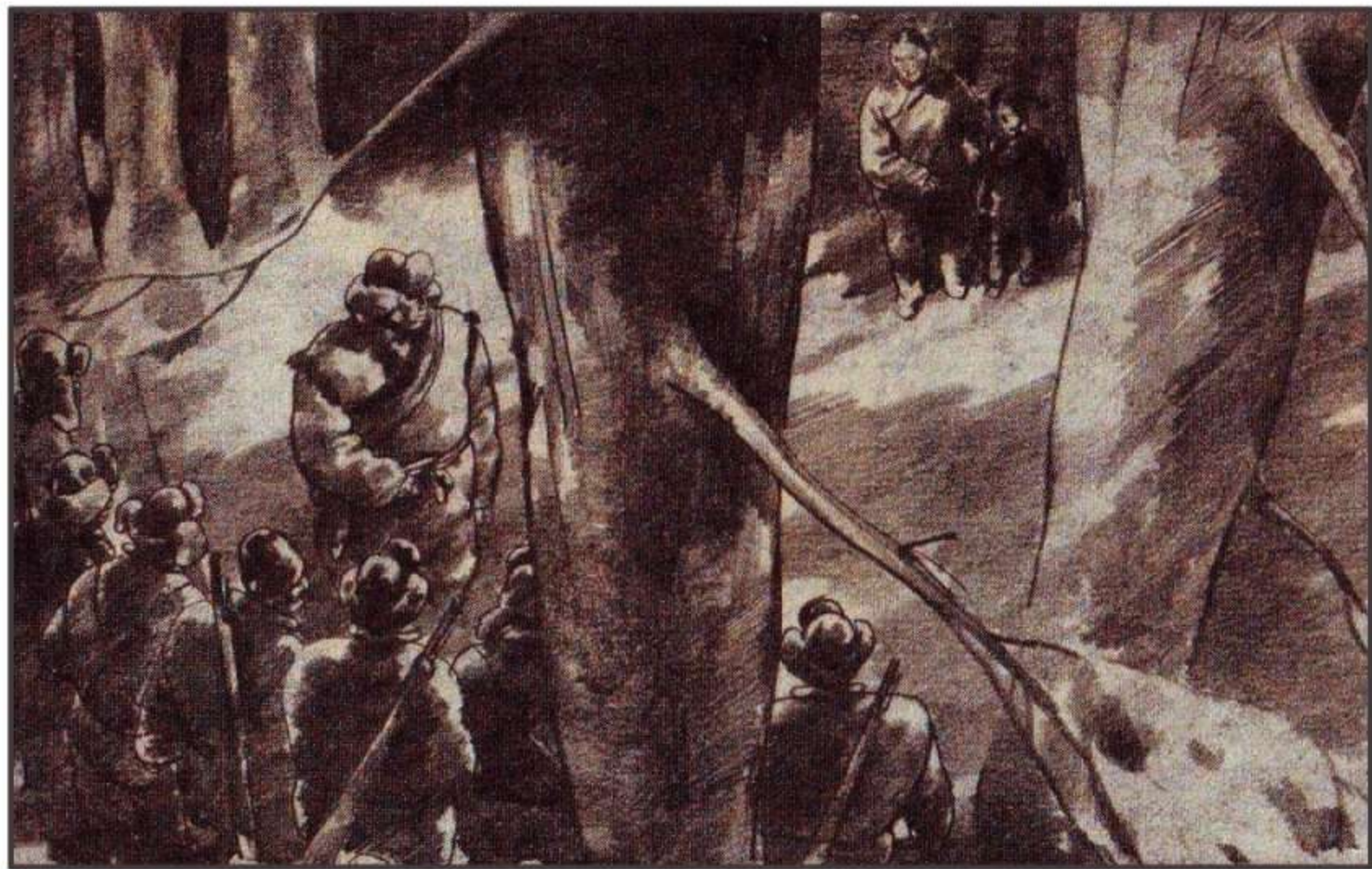
关云天目送田二拐过小树林，才打开手中的小包。这是一双很合脚的狗皮袜子。这是二兰子的一片心意，也是一个姑娘的期望和支持！





半夜里，关云天悄悄叫醒能背枪的32人，在远离窝棚的松林里站好队，把面临的严重形势告诉大家，并宣布了决定，最后说：“愿走的，悄悄回窝棚看一眼；不愿走的把枪留下，也回去睡下。”





带子军再次集合的时候，只剩24人了，李七嫂却牵着孩子跟了出来。关云天问：“李七嫂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李七嫂说：“老王二哥说，没处投奔的，跟带子军走也行。”





关云天把王二麻子拉到一边：“你是不是打李七嫂的主意？她是我关云天领出来的，你让我日后咋见人？她没处投奔，有麻九爷领着。带子军这次出走，刀来枪往，她带个孩子怎么行。”





关云天把李七嫂交给了麻九爷。队伍出发了，悄悄地隐没在老林子里，就象一只江湖上的孤帆，被暴风吹离岸边，向遥远的地方漂去……



【关东响马】

第一册

虎林屯遭劫



《关东响马》（一）

虎林屯遭劫

责任编辑：刘昕

改编：示珺 冯源 绘画：王力 封面设计：刘昕 廖铁

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（长沙市人民路61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64 印张：2

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00001—35000册

ISBN 7 - 5356 - 0469 - 2 / J · 414 定价：0.46元

州自  
测治